

李威熊著

文史哲學集成

問學叢談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問學叢談」序

王逢吉

民國六十二年秋，威熊賢棟曾應母校禮聘，一度返回執教。深受師長們的器重，同學們非常歡迎。在教學之餘，偶有閑暇時，常有晤談，並執弟子之禮。進退應對之際，溫文謙和，從容沉靜，彬彬君子風度。可以見其學識與涵養之深厚。

六十四年，又榮獲國家頒授之中國文學博士學位。多年來孜孜不倦，歷盡艱辛，終於蔚然有成，正是古人所謂的：「十年寒窗」工夫的收穫。對於努力奮鬥，力爭上游的有志青年，是一個楷模，也是一大啓示。

最近蒐輯了平時所發表的作品都成一集，付梓問世，名爲：「問學叢談」，共分思想修養、文史散論、生活隨筆、讀書雜感四輯。凡數十萬言，全書雖以道問學題名，却深涵尊德性之內涵。相輔相成，是當代有益於青年的優良讀物之一。

連日以來，在燈下展頁細讀，感覺得格外親切溫馨。似乎有一種極其純淨精緻的悠悠之情，脈然直透我的心靈深處。在喜悅愉快的情緒裡，微微體會出一股沉鬱的憂患意識迴環其中。處處可見作者心靜神寧，樸實真純的風格。清逸澄澈的智慧裡，有着不滯於物，不囿於境的襟懷。有丘壑，有器識

而無驕矜之氣。這大概都得自他的刻苦向學和篤實的生活實踐。尤其是他生長在朴質無華的農村裡，養成芬芳的鄉土性格，作品中特別顯明。

宋代大儒歐陽修答樂秀才書云：「譬夫金玉之有英華，非由磨飾染濯之所爲，而由其性質堅實，而光輝之發之自然也。」金玉的英華光輝，原本發自性質的堅實。磨飾染濯者，只不過更促其外觀而已。作者以性情、生活、智慧、知識、涵養五者融貫於至誠之心，發而爲文章，豈不光芒四射。略述於左：

第一輯文史散論，雖篇不多，却能道出若干文學人物的襟懷。從中國文學之美的特性中，欣賞中國古典文學神秘淒迷的情調，以含蓄溫厚的性情之正。面對人生之悲情，而能轉化爲一完美理想之追尋。這正是中國文學的古典精神之所在。

第二輯思想修養，持論穩健，述理暢達。字裡行間民族精神沛然充塞，文化傳統凜然卓立。觀點既不泥於古典，亦不惑於新潮。無枯寒晦澀之病，自有眞誠本色。

第三輯生活隨筆，晶瑩玲瓏，最爲可愛。「指南山下」、「往日情懷」，是作者真摯情感的抒發，敦厚性格的表現。行文直率流暢，在精粹微妙處，景物朦朧，意象渺茫。彷彿唐代詩人李義山的：「此情可待成追憶，祇是當時已惘然。」情脈夢痕裡，有多少黯然惆悵！

大凡古今不朽之作，多在超越體察的靜觀裡運用不加思慮的直覺，於不知所以的神往中，到達物我兩忘之境而感悟生命之美。這是文學的最高境界，難以形容，當求神會。猶之如禪宗的：「秋月春花無限意，箇中祇許自家知。」威熊賢棟正值英年有爲，一旦會通這「無限意」，自達萬象融於神思而揮灑自如的境界，願拭目以待。

白序

提筆寫文章，已非易事，但要寫好文章，那就更難了。常言道：「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文章總是自己的好，這乃人之常情。但筆者卻缺乏這股豪邁的自信，打從入小學練習作文起，直到今天，始終認為沒寫好文章，因此，每當寫成一篇，總是希望有所攻錯的機會，縱使是片言隻字的建言，也彌足珍貴。於是便鼓起勇氣，把近年來發表的三十篇短文，蒐集在一起，印成單行本，名曰「問學叢談」，一來可以看看自己思想觀念發展的過程，二來可供自我檢討改進的方便。但最主要的是希望有更多的機會，來就教於方家，以達到邊問邊學的目的。

兩漢的學術風氣，特別重視教化，以後明、清的顧炎武、曾國藩等，也講求經世致用之學，所以讀書研究學問，總不能跟社會人生相脫節，而走入牛角尖；因此，從事學術研究之餘，能關心周遭的環境，了解社會的需要，然後貢獻所學，以造福人群，才有真正的意義。也就是如白居易所說的：「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換句話說：「文章要能補察時政，有益社會。」所以本三十篇短文，雖各自獨立，但無一不是本着對國家、民族的熱愛，和站在工作崗位上對傳統文化的一種責任感，而發出的心聲。也許因限於學殖、歷練和笨拙的寫作技巧，難免有辭不達意之處，這還請社會賢

達多賜教益。

一個人讀書做學問，須一面吸收，一面表達，所以寫作的訓練是相當重要的。但有人卻常以「不成熟的思想不要亂發爲文，以免誤己誤人。」來警勉讀書人。文章乃千古之大業，輕率不得；態度謹慎，當然沒錯，可是所謂成熟卻很難下定義；人生有各種不同的階段，每一階段，都有其不同的境界；所以只要能寫出某一階段境界的作品，對該階段來說，便屬成熟。何況真正高水準的作品，也有待不斷的磨鍊。所以筆者常鼓勵所教的學生們，斐然有創作投稿的慾望，並不爲過。而這本小書的部分文章，也是在這種觀念下寫成的，因此離真正的成熟，可能還有一段距離。這種缺陷則有待日後慢慢的來充實。

有人認爲要寫好文章，必須要具有靈感和閒情雅興，但這三十篇短文，卻大多在趕的情況下被逼出來的，既無閒情，也無神來之筆，所以有很多觀念並未經深思熟慮，因此有些立論可能不夠嚴謹圓通。但值得高興的：人總難免有惰性，如果沒有人逼得緊的話，現在可能連一篇也寫不出來。所以要特別感謝原刊登這些文章的編輯先生們。

本書有五篇是孔孟月刊二〇七期到二二一期的論壇。是由中華民國孔孟學會總幹事華師仲慶出的題目，並指示重點，而由筆者撰寫，再經華師斧正，頗有點鐵成金之妙，在此特向華師致上最深之謝意。

本書承陳師立夫先生寵賜題簽，光美篇幅。並蒙名作家王鈞逢吉，贈以序言，鼓勵多方，在感激之餘，願他日能不負師命。又蒙內子洪秋鑾女士之贍寫校稿，及文史哲出版社老闆彭正雄先生在印刷成本提高的當頭，而出版本書，皆令人刻骨難忘。

李威熊序於中華民國六十九年教孝月

問學叢談 目 次

王 序 自 序

文史散論

中國文學美的欣賞——談缺陷美	一
山林·文學·人生	一二
左傳的文學價值	二一
北朝經學與胡人漢化	三四
讀英雄烈士散文論民族正氣	四四
創業的典範——劉邦	六一
社會詩人——白居易	七六
女詞人——李清照	八四
現代詩淺論	九一

思想修養

總統 蔣公論和平……	九八
從老子談人生修養……	一〇四
從孝經談孝道的時代意義……	一一一
現代中國青年應有的責任……	一二二
慶祝文化復興節談文化復興之道……	一二七
春秋大義……	一三一
忠恕之道與民主法治……	一三五
由仁義行・非行仁義……	一四〇
文史教學與民族感情的陶冶……	一四五
由本省婚俗看台灣與大陸的關係……	一五〇

生活隨筆

往日的情懷——四合一……	一五五
指南山下歲月長——續四合一……	一六一
贈送行舟去萬里——致台中師專六二級畢業同學……	一六九

寄語橋下東流水——靜宜學院六十七年畢業典禮致詞 一七二

金門行 一七六

給靜宜中文系的同學們 一八五

洪荒峽野營記 一八八

多讀書以紮根 一九三

讀書雜感

建立人生的新境界——王逢吉教授人生新境界讀後 一九七

中國古典小說研究專集刊後 一〇二

一時千載·千載一時——迎接自強年讀廿一世紀發刊詞書後 一〇六

中國文學美的欣賞——

談缺陷美

中國易經，是一部談人生哲學的經典，它的最後一卦是未濟卦。可見人生本就非絕對的完美，在一生當中，除了生、老、病、死不可避免的痛苦外，挫折、失意、貧窮、恐懼、離別……等，無一不是人生的缺陷，都足以給人帶來煩憂。何況人性又有與生俱來的欲望，這種欲望更是造成人類痛苦的根源。悲觀哲學的王國維，認為生活的本質就是欲望，無窮的欲望生於永遠的不足，不足便是痛苦；即使所欲能償，便又轉為厭倦，厭倦又是痛苦。人生有如鐘擺一樣，往復於追求痛苦和滿足厭倦之間。（見紅樓夢人物論）欲望不足，足後又倦，此即是人生的大缺陷，人人都具有這種傾向；所以有人說：人生不如意之事，常十居八九，逆境往往多於順境，那也就很自然的事了。而文學的作品，不管說是反映人生也罷，或表現個性也罷，總離開不了缺陷的一面。但也正因為人生有缺陷，使現實和理想有了距離，才引起我們追求理想的衝動，文學、藝術也就因而產生。難怪有人說：文學是一種苦悶的象徵。

文學作品中所表現的缺陷，常常就是個人實際生活上痛苦的感受，或在人生旅途中種種困難的遭

遇。所以在中國詩文中，有許多悲呀、愁呀、苦呀的感嘆。而這些表現於作品中的生活上的缺陷，卻具有一股很深的感人力量，常帶有某種特殊的美感在。因為它的理想乃在追求完美的人生。如李白詩：「白髮三千丈，緣愁似個長。」杜甫詩：「少壯能幾時，鬢髮各已蒼。」雖然有一種暮年蒼涼的傷感，但在詩人潛意識中所要追求的正是一個永恆的時光，是每一個人可能的遭遇，所以我們會覺得它美。又如杜甫詩：「明日隔山岳，世事兩茫茫。」黃山谷詩：「我居南海君北海，寄雁傳書謝不能。」寫出了朋友相聚的無常，暫聚又須別離的無奈，但具有一種追求時空永恆的美。又白居易詩：「時難年荒事業空，弟兄羈旅各西東；田園寥落干戈後，骨肉流離道路中；弔影分爲千里雁，辭根散作九秋蓬；共看明月應垂淚，一夜鄉心五處同。」這是描寫當時社會動亂，骨肉流離失所的大悲哀，但所要追求的正是一個安定完美的社會。又像南唐後主那些令人迴腸蕩氣的詞句，如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闌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又如子夜歌

人生愁恨何能免，銷魂獨我情何限，故國夢重歸，覺來雙淚垂。高樓誰與上，長記秋晴望，往事已成空，還如一夢中。

又烏夜啼

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胭脂淚，相留醉，幾時重，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這是對往日多少快樂時光流逝的哀嘆，今昔成了強烈的對比，給人極大的傷感，而所期待着乃舊夢的

重圓。又如陸游的訴衷情

胡未滅，鬢先秋，淚空流，此生誰料，心在天山，身老滄州。

陸游至死尚遺恨未見國土的重光，但卻表現出冀望國家早日統一的偉大情操。像以上這些例子，真不勝枚舉。諸如此類的作品，告訴我們，在痛苦缺陷的生活裡，從反面看正可提升個人的生命價值，而到達理想的境界。所以文學與人生息息相關，它有如人生的夢一般；像黃粱或南柯一夢的故事，即是由於對現實人生的失望，只好從夢中去求補償。所以文學作品中所表現的種種對人生的不滿意，我們所以會覺得美，是因為它道出了每個人心中的感受，它代表著人生的一個過程，而終極的目標乃在完美的獲得。

文學作品中的一些缺陷，有美與不美之分，一般說來，有關文字形式的缺陷，如文詞不通、不合文法、錯別字、結構散漫等，則不美為多。但有時像文字的俚俗、笨拙這種缺陷，卻反而可顯出通俗和古樸的美，因它具有純真和接近自然的本色，就像傻人有的傻得可愛一樣，他沒有矯飾，展現了赤裸裸的自我，所以容易把讀者帶到另一境界，因此常比刻意的雕琢顯得更美。至於內容意境的缺陷也有的美，有的不美，如內容不充實、平淡、無新的創見、道德的墮落等，不但不美，而且還會引起讀者的憎惡。但如果由客觀的環境所造成的生理、命運、生命、個性、宦途、情感上的缺陷，又能將人的品質昇華到善的境界，則往往具有動人的美感在。這也是本文所要討論的重點。

先就生理的缺陷來說，凡正常的人天生都應具有健康的身體，若一旦身體上有了缺陷，乃人生的不幸，在本質上是值得同情的，如果本身再具有純潔的心靈和不屈的意志，內涵幽光，形成特有的

氣質，自然具有一種撼人的力量。這也是一般人所謂的內在美。所以在文學作品中有關這種人物的塑型，有時卻比正常的人更令人可愛。如莊子書中，許多形體殘缺的人物，但因他們有一顆善良的心，所以很得人喜歡；又像影片中的鐘樓怪人，外表雖醜，但卻具有一完美的心靈，所以並不討人厭；再如紅樓夢中工愁善病，一出生就與藥罐子解不了緣的林黛玉，她的血，她的淚，再加上容易顯露的個性，組成了濃濃的病態美，楚楚動人，曾為中國美女的典型；又如一些武俠小說中的盲俠客、跛足道人之類的人物，若具有英雄本色，仗義行俠，濟弱扶貧，以殘缺之身，卻能做出常人所不能做的行為，更是難能可貴，那種高尚的心靈，容易使人由敬而生愛，看起來更美。

中國人的人生觀是具有強烈的宿命傾向，有時把橫逆之來，也看成是一種命運，而甘心情願接受其折磨。這種命運的缺陷，也往往造成一種美感。在中國文學的著作裡，也有不少這類的作品，如歷史上許多偉大的女性，丈夫早逝，留下寡妻孤兒，而能含辛茹苦，守節養育兒女長大成人的烈女，那種感人的貞潔，將永為後人所讚頌，像列女傳上的許多人物便是。還有一些被父母指腹為婚，或從小定親的婚事，以後假使對方早夭，或彼此不相配，也只好認命了；這在外國人看來也許是不可思議，但中國人卻認為是理所當然；他們的行為雖愚，其精神則美。

每個人本有其一定的年壽，但有些人在必要時卻勇於犧牲奉獻生命，而實踐了道德的理想，則產生生命的缺陷美，因為道德的完善便是美，這不但是出自理性的抉擇，而且也是對生命具有真感情的人。如屈原因信而見疑，忠而被謗，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終於投江自殺，我們雖為他的死感到歎息，但他的忠貞也因而顯揚，留給後人多少的讚嘆，司馬遷還稱他可與日月同光。又自古以來的英雄

烈士，爲國捐軀，那種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精神，慷慨壯烈，使天地與之同悲，但也留下了完美的人格。如杜甫詠蜀相廟云：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又如文天祥正氣歌云：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又林覺民與妻訣別書中說：

吾至愛汝，卽此愛汝一念，使吾勇於就死也。

這些文字雖不免帶有幾許悲傷沈重的氣氛，但也因此才能動人之情，可是我們別忘了它壯烈的一面，悲壯正可看出生命那種悠悠之美，它在無形中可鼓舞民心，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要提倡的民族正氣。

人人都有自己的個性，但個性如過分與衆不同，或與現實環境習俗相違背，這種個性上的缺陷，往往都是悲劇人物，如莎劇中的哈姆雷特的悲劇，卽因他拖沓 儒弱的性格所造成。又如春秋時，介之推不應晉文公之召，抱其母被燒死於大樹下，此乃由於他耿介的個性所致。又如中國古代的許多游俠，具有怪異的人生觀，一般人認爲對的，他們並不以爲是；他以爲是的，又不爲社會所容納，因此也往往走上悲劇之路。又項羽的失敗，也是因他個性的剛愎自用，不認輸，愛面子的性格，才造成兵困垓下，落得自殺身亡。但這些悲劇的人物，那種朗爽率真，不與世浮沈的本色，具有一種性格的美，容易引起他人的喜歡，所以項羽與劉邦相比，一般人還是比較喜歡項羽，因爲他有一顯明的個性。

在中國傳統文學裡，有很多是做過官的知識分子的作品，他們一旦在宦途上受到了打擊，被貶官或辭官而流落天涯，因而興悲抒懷，寄意翰墨，如前面所說戰國時的屈原，曾二次下放江湖，於是寫離騷以寄意，上天下地，入水登山，描寫苦悶靈魂的追求與毀滅。如在卜居中即充分表現出官場上的不如意，他說：

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

在那種是非不明的宦途上，悟出了「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知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的缺陷，只好「用君之心，行君之意」，有一種出污泥而不染的高潔的美。又如漢初的賈誼，才高而學博，一心想爲朝廷效力，結果竟遭老臣的排擠，外放長沙，對這位年輕的洛陽少年，可說是一次相當大的打擊，因此不免有懷才不遇之嘆！使他自覺得與屈原的命運相似，因而當他路過湘水時，寫了一篇弔屈原賦，他說：

鸞鳳伏竄兮，鴟鴞翱翔，闔鼈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

雖名之爲弔屈原，其實就在弔傷自己的落魄，與屈原同樣具有「衆人皆醉而我獨醒」、「衆人皆濁而我獨清」的情懷。在其他詩、詞、曲中，這類的文辭更多，如韓愈於憲宗元和四年上書諫迎佛骨，結果被貶潮州，其自詠詩云：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朝陽路八千。
柳永在考進士不第時，填了一首鶴沖天云：

黃金榜上，偶失龍頭望。明代暫遺賢，如何向？未遂風雲便，爭不恣狂蕩，何須論得喪，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

官場上的失意，使他沉迷烟花巷陌，而忍把浮名換作淺酌低唱，只好去過他的灑脫生活了。又如吳敬梓的儒林外史，諷刺官場上的醜態，由這些仕途上的缺陷，正可看出人格清高者的可貴。

人是有感情的動物，所以那些無情寡義的人，常被大家所唾棄。但如果在他力或無可奈何的情況下，造成的悲歡離合情感上的歎息，那正可襯托出真情的可貴，如詩經蓼莪篇說：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此因父母早卒，孝子不得終養，而對上天發出一種不平的哀號，乃表現出感人的孝心。又如韓愈祭十二郎文歎云：

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

這種的遺憾，卻反映出了韓愈慈愛的心。黃宗羲萬里尋兄記云：

經行萬里，猿洞蠻陬，蹤跡殆徧，卒無所遇。

尋兄雖然艱辛，但悌道卻因而顯現。蘇東坡在其妻王弗死後十年，填了一闋江城子云：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
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岡。
在滿懷淒楚中，表現出作者對亡妻不能忘懷的一段真情，夫婦之倫也得以完美。杜甫夢李白詩云：

「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杜甫對老友的懷念，則反映出他誠摯的心。至於男女情愛的衝突矛盾，這種缺陷，常具有莫大的撼人力量，構成詩、詞、曲、小說、雜劇等的主要情節。如陸游釵頭鳳云：

紅酥手，黃縢酒，滿城春色宮牆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錯！錯！錯！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浥綃綃透。桃花落，閒池閣，山盟雖在，錦書難托。莫！莫！莫！陸游初娶表妹唐芸，但他母親並不喜歡這媳婦，硬是被迫分離，造成他生命史上的大憾事，但卻表現出他那種真摯的可愛。又如柳永雨霖鈴：

寒蟬淒切，對長亭晚，驟雨初歇。都門帳飲無緒，方留戀處，蘭舟催發。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靄沈沈楚天闊。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

他以淒清的秋景，而襯托出和心愛的人難以割捨的離情。以上種種不同類型情感上的缺陷，從這些作品的字裡行間，正可看出現實社會的無情，但若能從中表現出純真專一的情懷，和高潔的人格，確實令人感到可貴。如紅樓夢中的賈寶玉，在形而下的行為上雖有許多的缺陷，但他卻有脫俗與衆不同的靈魂，如他的聰明，不隨流俗，這種的美，才是真正搖撼人心之所在。

文學作品主要在抒發情感，因此只要出自真摯，沒有不感人的，而至真的東西常常也是至善的，所以至真的情感，提升了人的品質，那便是天地間最美的了。因此文學作品中所表現的人生種種缺陷，只要合乎此前提，便具有感人的力量。如生理的缺陷能產生毅力的美，命運的缺陷具有貞操的

美，生命的缺陷產生悲壯的美，個性的缺陷表現出性格的美，宦途的缺陷則顯現出人格的美，情感的缺陷則表現出真摯的美。把這些人生的缺陷綜合表現於文學中，便是一大悲劇。所以文學作品中的大悲劇，在讀者心中所反映出的正是一個大完美理想的追求，也因此才有感人的力量，我們為它激動，為它流淚，為它哀嘆。由這裏可看出人性有向善、向美的一面，不然在文學作品中，也有一些窮凶惡極之徒，最後也惡有惡報，或被明正典刑，就人物的結局來說，也是一大悲劇，但結果為何卻大快人心？所以真正的悲劇，可反映出人心「好善惡惡」的人性美。

有人把悲劇產生的原因歸諸神、性格和環境三者。所謂神造成的悲劇，有如上面所說的生理、命運、生命三種缺陷。性格的悲劇，則由於個性的缺陷所造成。環境形成的悲劇，則如宦途、情感上的缺陷便是。此三種悲劇並非可絕對畫分，而是具有相互的關係。如不同的環境可能會造成不同的性格的發展，或某些環境並非人力所能改造，只好歸諸命運，歸諸神。這種種人生的不如意表現於文學的悲劇，我們明明知道看了以後會感到辛酸悲痛，但我們仍喜歡去讀它，因為它可能是每一人的親身經歷和感受，又因人生有太多的痛苦和缺陷，可以藉此得以發洩，以淨化心靈，自然能產生一種滿足的美感，在心理學上稱之為轉移作用。

在中國舊小說中，從結局來看，以大團圓的喜劇收場者居多。但喜劇的背後，卻往往就在影射人生坎坷的歷程，如喜劇舞台上的小丑、侏儒、形象怪異的人物，是衆人取樂的對象，但就其本身來說，何嘗不是人生的一種缺陷。可見人生的種種不如意，常托諸文學的大團圓來求滿足，以取得補償。由此可看出中國人對人生體會的深刻。又如在詩、詞、曲中，哀怨、悲傷的詞句特別多，證明中